

## 对唯心主义感官生理心理学的初步批判

荆其誠 叶 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感觉是認識的开端,知識的泉源,它供給其他心理过程的基本材料,借着感觉器官的作用和神經系統,尤其是大腦的活动,我們就有了感觉,就对外界事物与現象开始有了認識。这也就是說,感觉是外間世界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結果,是客觀现实的反映。列宁早已清楚的指出:“……感觉,即外間世界的映象,是存在于我們之內,是物在我們的感觉器官上的作用所产生的。”<sup>(1)</sup>这种反映按其內容,源泉來說是客觀的,虽然它的形式是主觀的。所以列宁說:“感觉是客觀世界,自在和自为之世界(an und für sich)的主觀映象。”<sup>(2)</sup>不同的感觉是与客觀世界的不同方面及性質相符合的。感觉不但是認識过程中的开始阶段,而且它是我們認識外界的唯一途徑。毛主席在实践論中这样說过:“任何知識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觀外界的感觉,否認了这个感觉,……他就不是唯物論者。”<sup>(3)</sup>感觉与知觉都是外界现实在意識中的直接反映。知觉是較复杂的,是处于較高的反映水平,这也就是說,感觉是包括在知觉之中的,知觉不像感觉只反映对象的个别方面或特性,它借助于感觉間的联系以及过去的經驗完整地反映出外界事物。讀了毛主席的实践論,我們也就可以了解任何知識都是离不开直接經驗或感性認識的;一个閉目塞听与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

我們的感覺与知觉不但是外界现实的反映,而且这种反映是正确的。列宁曾說道:“……人决不能生物学地适应环境,如果他的感觉沒有給与他以这个环境客觀地正确的表象。”<sup>(4)</sup>謝琴諾夫在反駁唯心主义的感官生理心理学時曾指出,如果我們得不到外界的正确反映,自然科学如何会有燦爛成就!<sup>(5)</sup>

然而,唯心主义者对自然界的看法与唯物主义者的恰恰相反,他們否認人的意識是对外界的反映,否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可知性,否認心理現象的因果关系,甚而至于主張感觉与經驗是不依賴外界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東西。按照反动的,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感觉器官的活动只不过是一些“記号”或“符号”的源泉,而不是外界事物的映象。这些符号却反而阻擋了理解物質世界的可能性。列宁曾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做如下的对照:“……感觉的确是意識和外間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間刺激力之轉化为意識事

实,……唯心主义哲学的詭辯就在于:他把感觉不看作是做是意識和外間世界的联系,而看作是把意識和外間世界分开来的帷幕,牆壁,——不看作是与感觉相应的外間現象的映象,而看作是‘唯一的存在’。”〔6〕

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分歧意見,明显地表现出二者基本立場的不同。唯物主义者認識到感觉的功用;而相反的唯心主义者却認為感觉是不可靠的,客觀世界根本是不可認識的。对于那些違反事实的唯心主义的看法,必須依据辯証唯物主义及巴甫洛夫学說予以深刻的批判。

科学的發展始終反映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感觉与認識也一直是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所爭辯的重要問題。在古希臘时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即形成了两个尖銳对立的,絕不相容的陣营,唯物主义德謨克利特已开始正确地理解感觉与外界的关系,以为感觉構成了人类認識的基础,而坚决的反駁那以柏拉圖为代表,主張感觉只是理念世界的非真实的,不完全的反映或模写的唯心主义理論。在近代,这种斗争在所謂感官生理心理学中表现得特別明显。巴甫洛夫分析器学說出現之前,感官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曾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所支配,而長期地走入歧途。这种唯心主义的感官生理心理学的中心观念就是具有二元論本質的外圍感受論,而且,随着基本原則的錯誤,这种在过去以及在目前仍在資產階級的科学思想中占相当地位的感官生理心理学研究,采用的方法多半是非科学的,主觀的。因之,所获得的材料或知識大部分都充滿了主觀性。

在十九世紀初期,生理学的唯心主义弥漫到了感官生理心理学的研究中。繆勒(J. Müller)在康德的二元論哲学影响下,提出“感官特殊能力”学說。在这个学說中,他說明了,相同的刺激在不同的感官中依各感官的性質而引起不同的感觉,例如,机械或电流刺激,施于眼則产生光或色觉,施于耳則产生声觉,施于皮膚上不同部位則产生各种触觉。同时,不同类的刺激在同一感官中引起相同的感觉,例如,眼睛的光觉可以由射到網膜上的光波引起,也可以用手指压眼球来引起;又如,音波的振动能引起听觉,电流刺激耳也能产生听觉。不过,每种感官都有一种能最有效地引起感觉的适当刺激,其他的刺激,即不适当刺激,所产生的感觉印象是不清楚的。光波就是眼的适当刺激,音波就是耳的适当刺激,繆勒更进一步断言,所以有上述的現象,就是因为各种感官都具有特殊能力,感觉就是感官特殊能力的表現,这也就是說。视觉是视觉感官的特殊能力,听觉是听觉感官的特殊能力,……,感觉是依各种感觉神經的特殊能力而决定的。

“感官特殊能力”学說的理論錯誤是極其容易辨認的。依据繆勒的看法,人并不能

感觉外界事物的性質，人所感觉到的只不过是蘊藏在各感官本身內的特殊神經性質或特殊能力。繆勒既然說：“感觉就是在外界动因的影响下，感性結構(Sensorium)通过神經媒介所获得关于感觉神經本身的，而非外界事物的，某种性質或情况的知識；并且这些感觉神經的性質都是不同的，每种感觉神經有其自己的特殊性質或能力。”<sup>(7)</sup>那么，感觉永远不会传达給我們关于外界事物的任何性質或知識。因此，感觉并不是外在对象的性質之轉化为意識，而是感官神經的性質与状态之轉变为意識。換言之，外界事物不但不能借着感官反映出来，感官反而阻碍了我們对外界的認識。像康德一样，繆勒將現象世界与“物自体”世界隔裂，而絕對談不到揭露物質世界的本質。

繆勒的整个理論是建筑在形而上学的虛構上。他以为感觉的性質不依賴于外界而依賴于主体，好像是，沒有外界刺激，光、声音、气味仍然可以感觉到，但是若沒有眼睛、耳朵、鼻子，則世界上任何光与黑暗、任何声音、任何气味都不存在了。这样他就走到了主觀唯心主义。感觉的产生是依賴于外界刺激的，其变化也是依外界刺激的改变为轉移的。例如，390m $\mu$ （毫微米）的光波投射到網膜上便引起紅色感觉，波長若增至760m $\mu$ ，則感觉就相应地發生变化，紅色感觉就轉变为紫色感觉。当然，感官在产生感觉中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視的。脱离了感官的積極活动，外界事物也是不能在意識中反映出来的，但是，無論感觉是通过那个感官所产生的，無論感觉是怎样地多种多样化，終究是外界事物的反映。所謂的适当刺激，絕非像繆勒所說是最易引起某种感官本身性質或情况的刺激，而是引起某种外界事物的性質或情况的反映最有效的刺激。其所以成为某种感官的最适当的刺激，絕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任何脱离因果关系的、超自然的、先天的、形而上学的产物。感官的專門化是在外界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其物質基础既在外圍感受器中，又在大腦皮質机构中。各种感官的分工合作应正确地理解为历史發展的结果。在动物种族發展的进程中，由于生活环境的需要，感官就逐漸分化了，从变形虫的司一般感觉的細胞一直进化到人类的具有划分很清楚的不同机能的各种感官。这也就是說，为了更精确与全面地反映外界事物的各方面，滿足生活的需求，感官便随着动物的进化而分化了，就达到了每种感官只对一类刺激發生最完善的反应，其他刺激則無效的情况。

正因为感官是在适应环境过程中發生和發展出来的，所以每一感官的机能特点都是适合于某些外界事物的特性的。例如，由于太陽光綫的物理特性而形成了视觉感官的特殊結構。瓦維洛夫（С. И. Вавилов）証明，網膜上的錐狀細胞和棒狀細胞是專門适应于白晝和黑夜的轉化的，瞳孔裝置及網膜的光化作用是适应于光綫的不同强度水平的。同时，眼睛对于一定範圍內电磁波的选择性反应是感受光能的有利条件，而絕不是视觉器官的缺陷。例如，若对光譜紅內綫部分的感受範圍加大，眼睛組織本身的热

輻射將會妨碍視觉,恩格斯指出:“能看見一切光綫的眼睛,正因为能看一切光綫,就什么也看不见。”<sup>(8)</sup>因此,我們的感官的特殊机能与結構,以及其表面上似为缺陷的局限性,事实上都是为了保証对于外界更深刻的認識而形成的。

还应指出,除了在特殊情况下,在日常生活中并無不适当刺激也能引起感觉的例子。我們的眼睛絕不会看到音波的振动,耳朵也絕不能从光刺激中得到声音的感觉。如果各种刺激同时既能引起視觉,又能引起听觉,味觉等,則感觉將不知要如何的杂乱,混淆与不可分辨了。

实际上,繆勒的基本理論就是否定我們的感覺是客觀現實的映象,否認感覺是第二性的,当然也不承認外界是可認識的。他企圖將生理心理学的某种成果做唯心的說明,因此,列宁同意費爾巴哈的說法,称之为“生理学的唯心主义者”<sup>(9)</sup>。十九世紀末期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妄圖借助康德哲学来打倒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时期。这时生理学的唯心主义就被反动哲学所利用,作为反抗唯物主义的工。然而一切違反客觀規律的企圖是絕對不会成功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生理学的唯心主义并不能駁倒唯物主义,也不能証明唯心主义与自然科学的相依关系。这不过是在科学發展中,一向确定了旧的概念的急剧崩潰所引起的暂时的一股逆流而已。<sup>(10)</sup>

赫林(E. Hering)在視觉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关于顏色視觉的理論,对于視觉生理心理学的發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日,仍有許多資產階級学者是他的忠实信徒,他可以說是生理学的唯心主义中屬於心物平行論的代表者。

与辯証唯物主义反映論相反,赫林从主觀現象出發,以紅、綠、黃、藍四色为基色。他不探求現象之原因,現象之客觀本質,而臆想在網膜上有三种成对顏色的視素,即紅綠、黃藍及白黑三对顏色的器官。每种視素皆有兩種相反的代謝作用——合成作用(*assimilierende Sehprozesse*)及分解作用(*dissimilierende Sehprozesse*)。当視素产生分解作用时就相应地引起紅、黃、白色感觉,而当視素进行合成作用时,也有相应的色觉产生,即綠、藍、黑是視素的合成作用的平行物。白色感觉也就是白黑器官接受光波刺激时所产生相应的視觉、黑色感觉也就是沒有任何顏色刺激存在时,相应于白黑器官中合成作用的心理現象。总之,按照赫林的看法,我們的視觉就是網膜中視素的代謝作用在心理方面的表現,当赫林談到他的視觉学說时曾这样地講道:“……因此我們今后不仅研究这样的事实,即感觉的复合是由眼傳达到人的灵魂的,然后借助于正确的或錯誤的判断或推理將它轉变为表象,而且我們还涉及表現于意識中的相应物”。<sup>(11)</sup>可見,赫林的二元論立場是極其明显的,根据他的意見,我們所感觉到的物体的性質并不是为客觀事物的物理或化学特性所决定的,而且当时視素以生理特征的純精神方面的平行物,这

样；感觉即不是对外界的認識，也不是腦的活动的产物，而是为某种先驗的、独立存在着的主体所决定的。赫林脱离外界事物的客观特性来考虑感觉，就必然会陷入与繆勒同样的錯誤，等于將一切又归源于感官特殊能力，感觉历程本身就是感觉的泉源。而且赫林的唯心傾向更进一步地表现在他对于感官特殊能力的理解，即以决定各种器官活动的动力为一种不可知的“生命力”。赫林所从事的科学活动的价值，就这样地为他的唯心主义二元論本質貶毀了。

十九世紀杰出的德国生理学家及心理学家黑尔姆霍茲 (H. von Helmholtz) 曾在感觉器官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供給感官生理心理学許多具有科学意义的资料，他的视觉及听觉理論，一直到現在还保留相当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他的研究中部分地持取了唯物主义的观点，然而，毫無例外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黑尔姆霍茲并未能完全逃脫唯心主义的影响。

不論是黑尔姆霍茲在听觉方面的共鳴学說、视觉方面的三色学說或其他方面的理論，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其出發点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考虑到外界物理刺激，認為感觉历程是起源于外界刺激的。

黑尔姆霍茲根据楊氏 (T. Young) 而發展了三色学說，他假設網膜上有三种感受基本顏色的神經纖維，即紅、綠、藍紫色觉器官，感受不同波長的光波。不同波長的光波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它們的。这三种色觉神經纖維受到各种比例的刺激，就产生各种彩色感觉，如三者接受同样强度的光波刺激，便出現白色或灰色感觉。这个理論正符合于顏色混合律所描述的現象。

事实上，早在 1753 年，偉大的俄国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罗蒙諾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已創論了三色学說。<sup>(12)</sup>百年后，黑尔姆霍茲只是較詳細地再度予以闡明。黑尔姆霍茲的唯物主义傾向就在于承認感觉是外在动因在感觉器官上所起的作用的結果，这就是說，外界物理刺激在網膜上引起了一种物質的历程，感觉与外界刺激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我們可以借着感官来体验物体的客观性質，但是黑尔姆霍茲并不能坚持这个观点，当他談到網膜历程与認識的进一步关系的时候，便采取了絕然不同的道路，而走向二元論，他曾这样地陈述他的观点：“我们的感觉正就是外間原因在我們的器官上所喚起的作用，至于这些作用怎样把自己表现出来的情况，当然是極其本質地依存于那感受这些作用的器官底性質。由于我們的感覺的質，把喚起这个感觉的外間刺激底特性告知我們，所以感觉可以看作是它的記号 (Zeichen)，而不是它的模写。因为对于模写必須要求它与被模写的对象的某种相似。……可是对于記号却不要求与它所代表的东西的任何相似。”<sup>(13)</sup>可見，黑尔姆霍茲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不承認我們的感覺是物

的映象或反映，而認為感觉只是由接受外界物体作用的感觉器官的性質所决定的“記号”或“符号”，而这种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間并無任何相似性或同一性。同时，在这里还表现出黑尔姆霍兹所推崇的繆勒的“感官特殊能力”学說的成分，也表现出他对于感官作用的不信任。列宁曾尖銳地指責說：“如果感觉不是物的映象，而只是与物沒有‘任何相似’的記号或符号，那么，黑尔姆霍兹的作为出發点的唯物主义前提就被推翻了，外間对象底存在就頗成疑問，因为記号或符号对于假想的对象是完全可能的，任何人都知道这样的記号或符号的例証。黑尔姆霍兹跟在康德之后，竭力想在‘現象’与‘物自体’之間划下一个类似原則的界限的东西，黑尔姆霍兹对于率直的、明白的、公开的唯物主义抱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偏見。”<sup>[14]</sup>所以黑尔姆霍兹終于不能貫徹实验結果給他的啓示而被康德主义引向不可知論。

正如列宁所說，黑尔姆霍兹与大多数自然科学者一样，在哲学上是不徹底的。他一方面从外在现实对我们感官的作用引导出我们的感觉，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他的唯物主义；一方面他又以我们的感觉只是單純、孤立的主觀經驗，与被表示的对象屬於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样他就否定了我们的感觉的客觀源泉与內容。因而必然走入唯心主义二元論的歧途。

唯心主义者对于知觉采取形而上学的先驗論的主張，这在時間和空間知觉問題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一部分資產階級学者如繆勒、赫林、使东夫 (L. Stumpf) 等認為時間和空間不是客觀的实在，而是人类認識的直觉形式，即時間和空間观念是先天賦有的，是在經驗之前已完成的。另一些唯心主义者如巴克萊 (G. Berkeley)，黑尔姆霍兹等虽然估計到經驗在时空观念中的重要性，但實質上却都承認了時間空間的主觀性質。尽管他們把時間和空間看做是来自經驗的观念，如洛澤 (R. H. Lotze)，馮德 (W. Wundt) 等人把空間知觉，特別是三度空間知觉用“部位符号”(Lokalzeichen) 来解釋，而這個問題的基本關鍵在于是否承認知觉是客觀现实的反映。只理解時間和空間是我們自經驗中得来的，而不是客觀现实的反映，那么仍然是唯心主义者，也就是認為时空特性是依附于人的意識而存在的。实际上，客觀現象就是离开我們的意識而独立存在的运动着的物質；它們是不能在時間及空間以外运动的。所以時間和空間不是主觀的概念，不是意志或願望所产生的，而是物質存在的形式。关于這個問題，列宁早已指明了“正如物或物体不是簡單的现象，不是感觉的复合，而是作用于我們感官的实在，空間与時間不是簡單的现象形态，而是存在的客觀实在的形态。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質以外沒有別的任何东西，而运动着的物質除了在空間与時間之內就不能运动。……关于空間与時間的人的表象的变化性並沒有駁倒空間与时期的客觀实在性，正如关于物質运动

的構成和形态的科学知識的变化性并没有駁倒外間世界的客觀实在性一样”。〔15〕

根据条件反射理論，時間知覺的生理机制可以得到解决。我們知覺時間决不是無所依据的。虽然有些比較进步的資產階級学者已經認識到机体內生理状态可以做为時間知覺的指标，但并未予以徹底的說明。由于巴甫洛夫的研究，我們知道時間知覺乃是对自然界的种种周期現象及对机体內部周期性状态的反映，也就是这些現象或状态所引起的時間条件反射。刺激的生理强度的变化，包括刺激的痕迹作用的积累与逐漸消失，即是時間条件反射的基础。〔16〕

在空間知覺这个問題上也可以看出黑尔姆霍茲的不徹底性。根据黑尔姆霍茲关于空間知覺的調节學說(Theorie der Akkommodation)，眼球肌肉的調节运动在物体大小和距离的知覺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們根据这种肌肉感觉及網膜映象形成了自己意識不到的对物体大小的判断，即所謂的“無意識推理”，按照黑尔姆霍茲，“無意識推論”是与过去經驗有关，是联想造成的。巴甫洛夫已明确地指出，所謂“無意識推論”就是条件反射的机制。但是黑尔姆霍茲由于哲学观点的錯誤及对于高級神經活动規律的無知，以致阻碍了进一步的理解，在沒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种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假設。巴甫洛夫对于这个问题曾做以下确切的叙述：“……当生理学家相信，若要形成一个物体的实际大小的概念，網膜上需要有一个一定大小的映像，和同时有眼的內肌与外肌的一定活动，这里生理学家所述說的正是条件反射的机制。从網膜和眼肌所产生的一定刺激組合与一定大小物体的触觉刺激同时發生数次以后，便是一种信号，而成为物体真实大小的条件刺激。”〔17〕由于巴甫洛夫的正确理論，这一科学領域中的某些事实得以徹底明确。他繼續說道：“从这个無可爭辯的观点看来，生理光学的心理学部分的基本事实，在生理学方面，不过是一系列的条件反射而已，就是說，是眼分析器复杂活动的基本事实。”〔18〕所以物体的大小、距离，以及其他空間特性的知覺是由于在外界环境作用的影响下，同一分析器本身之間以及不同分析器之間的复杂神經联系系統之形成而获得的。

由于資產階級科学的理論观点的錯誤，往往歪曲了一些頗有意义的实验事实，在感官生理心理学中早就有过一些实验結果足以做为反映論的証据，然而却被誤解了。我們不妨举出关于網膜倒像的一个实验为例，自从十七世紀，开普勒(J. Kepler)發現網膜倒像以后，这个问题一直为历来学者爭辯着。有人主張我們抛开了物体間的相互关系或映象在網膜上的位置而只感知映象本身。又有人認為倒像是在網膜至大腦的途中正过来的。直到心理学家司傳頓(G. M. Stratton)〔19〕的实验以后，这个问题才比較清楚，才知道这是由于人对于客觀现实的适应，才証明經驗在其中的作用。司傳頓戴了一

种特制的光学眼镜把视野整个倒转过来,起初被试非常不习惯这种情景,视觉与触觉之間發生矛盾,經過八天的过程,视觉便逐渐与触觉調协,而适应新的环境关系。司傳頓的實驗說明了感觉知觉是正确地反映外界事物的相互关系的,并且这种反映是通过外圍器官与中樞的統一整体——分析器——而完成的。同时,在这个例子中还可以看到知觉历程主要是中樞器官的机能,是条件反射机制的产物,而不为外圍器官所局限。司傳頓的實驗打破了那种旧的,机械主义的对于網膜倒象的看法。当然司傳頓并未能根据他的實驗材料做出完全正确的結論,他只停留在以为空間知觉是来自视觉与触觉以及身体运动三者間的关系的經驗,而不能达到进一步的理解。在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实验事实的了解是如何地为基本观点所限制。

如果假設每种感觉的性質是由感官的生理結構所决定的,那么必得承認神經系統的外圍部分是直接产生心理的器官,中樞部分反而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外圍感受論”。但是这种假定絕對不能成立。我們知道,一个后天失去感觉器官的人仍然可以产生表象,或者在某种情况下,能使过去的感觉再现或产生幻觉。而一个皮質受损伤的人便不可能有任何感觉印象的呈现。此外,近代神經生理学还不能証明各种分析器的感觉神經的傳导历程以及它們的結構有何特殊差异,并且根据神經生理学的知識甚至于感觉神經与运动神經也是相似的。

感官生理心理学中的唯心主义的特征即脫离了生存条件,隔断了有机体的生活活动联系,將外圍感官过程作为感觉的唯一生理基础,感觉形象的形成不但是始于而且也是終于外圍过程。这样就發生了外圍过程与中樞过程的分隔,外圍感受器就成为孤立的,与腦的活动毫無关系的被动的器官。而所謂知觉与表象也成为孤立的中樞过程的结果,成为与感觉完全不同的純精神的产物,于是感觉与知觉之間就产生了不可了解的分隔。因此,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就不能达到了,而在变化着的外界刺激下,对于客观事物的完备知識与認識就更不可能了。

巴甫洛夫从反映論及有机体的整体联系的观点出發,反对那些忽視大腦皮質調整活动的重要性的感官生理心理学。他認為神經系統是一个整体,皮質部分具有主导的机能。他將外圍感官,神經傳导体及大腦皮質中樞部分結合起来,而闡發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分析器学說。巴甫洛夫認為分析器的腦末端或中樞部分从事反映外在情况,調节机体的活动和建立外在动因与机体之間的联系,而外圍感官則是受大腦的控制,同时也是参与及完成这些活动的必要部分。分析器的外圍部分將外界刺激轉化为神經兴奋并施以第一步的物理分析,而有机体对现实进一步精确的分析与綜合却是腦末端部分的工



作。初級分析依賴于外圍感受器的不同構造，而高級分析則為大腦皮質的活動、興奮與抑制過程的鬥爭關係所決定。只有分析器的統一機構及其完整性才能保證有機體自其周圍複雜環境中分辨出各種因素，才可能使有機體與周圍環境保持完美的適應與平衡。巴甫洛夫揭露了刺激轉化為心理活動的辯證過程。他持有如下的唯物主義一元論見解：“……每個末梢器官是一個特殊的轉變器，把某種一定的外在能量轉化為神經歷程。”〔20〕這正是列寧所說的“外界刺激力之轉化為意識事實”。〔21〕在這裡可以看出巴甫洛夫學說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充實了自然科學的基礎。

外界現實的物體特性存在於完整的物體中，而絕沒有任何脫離具體物體而獨立存在的“純粹的”特性。由於暫時神經聯系機制的的作用，物體的各種個別特性的反映，便在大腦兩半球中綜合起來，並與過去經驗中的材料也發生了聯系，結果就產生了物體的完整形象。這也就是知覺過程的生理基礎。在另一方面，知覺的發展是社會歷史的產物。人類實踐活動的內容愈豐富，知覺聯系亦愈複雜，愈完善。

感覺與知覺都是由大腦皮質所產生的對客觀現實的反映，而大腦皮質正是一個綜合分析器，感覺與知覺是不能分開的，只有在感覺的基礎上知覺才能發生與發展。知覺不是感覺的簡單總合，知覺能反映感覺所不能接觸到的個別特性間的關係，也就是在知覺中包括概括性的反映成分。同時，由於人出生以後條件反射便開始形成，所以每一感知過程的反映都是經過暫時神經聯系的作用而趨於複雜和完整化。那種將感覺與知覺相分隔的唯心主義看法，以及馮德和鐵欽納(E. B. Titchener)的構造派心理學所謂“純粹感覺”或“感覺原素”也就很難想像了。

感覺、知覺、表象是直接反映現實的系統，也就是與現實建立直接聯系的第一信號系統。它的生理基礎也就是在腦中所形成的暫時神經聯系。在人類，由於勞動實踐的結果及社會交往的需要，在第一信號系統的基礎上更發展了一種具有新的質的暫時神經聯系——第二信號系統。語言、思維是人類所特有的反映與認識現實的高級手段，也就是脫除片面、表面，當前時空的局限性而進行的對於外界的概括性反映。這兩種信號系統彼此相互影響、協同作用着。

有機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絕大部分是以對各種信號動因的反應方式實現的。因此，研究動物的分析器就絕對不能拋開第一信號系統，研究人類的分析器就必然不能忽視了兩種信號系統的協同活動。這也就是說，過去的感官生理心理學研究不但忽視了分析器的統一完整性，更沒有認識到什麼是信號活動。由此更不難了解為什麼感官生理心理學一直未能得到應有的成就。

總之，感官生理心理研究的重要性是極其明顯的，它具有豐富的內容，包括着哲學、

生理学及心理学的基本問題。它可以說是辯證唯物主义宇宙觀的自然科学基础的一部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認識論的實驗論証。然而很不幸,像許多其他科学一样,感官生理心理研究在过去曾为唯心主义所束縛。因之,这内容丰富、意义宏深的科学領域不但未得到适当的开拓,反而遭遇到曲解。唯物主义的胜利帶來極可庆幸的轉变。列宁的反映論,毛主席的實踐論,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动学說,揭露了感官生理心理学方面以往的誤謬,指出了今后的明确方向。这也就是說,感官生理心理学必須按照辯證唯物主义及巴甫洛夫学說,特别是分析器学說,加以徹底地改造。这样,唯物主义認識論的科学真理才会获得發揮,我們才能理解人类認識与改造自然界的無穷力量。我們相信,今后随着感官生理心理学的徹底改造,生理学与心理学都將获得巨大的成就。

(1956年4月4日收到)

### 参 考 文 献

- (1)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78頁。
- (2)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110頁。
- (3) 毛澤东:實踐論,毛澤东选集,卷一,1952年,287頁。
- (4)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174頁。
- (5) 見И. М. Сече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I, 1952, стр.449.
- (6)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36頁。
- (7) J. Müller: Elements of Physiology (Eng. trans. by W. Baly), London, 1837—42, vol. II, Bk. V, §V.
- (8) 恩格斯: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200頁。
- (9)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311—312頁。
- (10) 見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312頁。
- (11) E. Hering: Zur Lehre von Lichtsinne, Wien, 1878, §27.
- (12) 見С. В. Кравков: Цветовое Зрение, Москва, 1951, стр. 23—27.
- (13) H. Helmholtz: Vorträge und Reden, Bd. II. 1884, S.226.
- (14)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236—237頁。
- (15)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170—171頁。
- (16) 見巴甫洛夫:大腦兩半球机能講义,交通書局,1953年,41—42頁。
- (17)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講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77頁。
- (18)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講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77頁。
- (19) G. M. Stratton: Vision Without Inversion of Retinal Image, *Psychol. Rev.*, 1897, 4, 341—360, 463—481.
- (20) 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講集,人民衛生出版社,1954年,77頁。
- (21) 列宁:唯物主义与經驗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56年,36頁。

##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АЯ КРИТИКА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И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

Цзин Ци-чэн и Е Сюань

*Институт психологии АН КНР*

В этой статье далась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ая критик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и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 на основе учения И. П. Павлова, ознакомилось мат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ощущения и восприятия. Вследствие ошибочной основн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 ошибочной методики бывшая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я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 искажала сво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одходила к субъективному идеализму или дуализму. В статье указаны ошибки учения И. Мюллера 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ой энергии осязающих субстанций, учения Э. Геринга о зрении и цветоощущении и теории символов Гельмгольца, дан анализ ид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ущности теорий некоторых ученых о восприятии времени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В конце статьи авторы указали на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сихофизиологии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